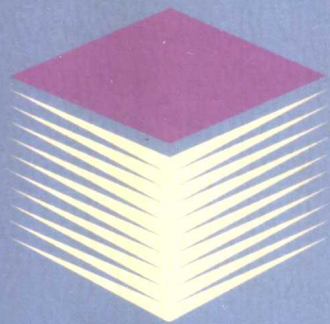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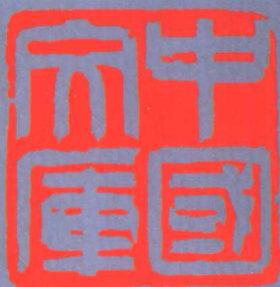
# 倪 煥 之

叶圣陶 著



中国出版集团  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倪  
煥  
之



ISBN 7-02-004548-0



9 787020 045488 >

ISBN 7-02-004548-0

定价：10.80 元

中国文库

文学类

# 倪 焕 之

叶圣陶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倪焕之/叶圣陶著. —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 
2004.1

(中国文库)

ISBN 7-02-004548-0

I. 倪… II. 叶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 
IV. 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13493 号

责任编辑:岳洪治

整体设计:李梅

胡建斌

责任印制:董文权

倪焕之

Ni Huanzhi

叶圣陶 著

---

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2004 年 3 月第 1 版 200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:7.875

字数:176 千字 印数:0,001—3,000

ISBN 7-02-004548-0

定价:10.80 元

## “中国文库”出版前言

“中国文库”主要收选20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、文学艺术创作、科学文化普及等方面的优秀著作和译著。这些著作和译著，对我国百余年来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的发展产生过重大积极的影响，至今仍具有重要价值，是中国读者必读、必备的经典性、工具性名著。

大凡名著，均是每一时代震撼智慧的学论、启迪民智的典籍、打动心灵的作品，是时代和民族文化的瑰宝，均应功在当时、利在千秋、传之久远。“中国文库”收集百余年来名著分类出版，便是以新世纪的历史视野和现实视角，对20世纪出版业绩的宏观回顾，对未来出版事业的积极开拓，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，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。

大凡名著，总是生命不老，且历久弥新、常温常新的好书。中国人有“万卷藏书宜子弟”的优良传统，更有当前建设学习型社会的时代要求，中华大地读书热潮空前高涨。“中国文库”选辑名著奉献广大读者，便是以新世纪出版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，帮助更多读者坐拥百城，与睿智的专家学者对话，以此获得丰富学养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。

为此，我们坚持以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统领，坚持贯彻“百花齐放、百家争鸣”的方针，坚持按照“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”的要求，以登高望远、海纳百川的广阔视野，披沙拣金、露抄雪纂的刻苦精神，精益求精、探赜索隐的严谨态度，投入到这项规模宏大的出版工程中来。

“中国文库”所收书籍分列于8个类别，即：(1)哲学社会科学类(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学术著作)；(2)史学类(通史及专史)；(3)文学类(文学作品及文学理论著作)；(4)艺术类(艺术作品及艺术理论著作)；(5)科学技术类(科技史、科技人物传记、科普读物等)；(6)综合·普及类(教育、大众文化、少儿读物和工具书等)；(7)汉译学术名著类(著名的外国学术著作汉译本)；(8)汉译文学名著类(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汉译本)。计划出版1000种，自2004年起出版，每年出版1至2辑，每辑约100种。

“中国文库”所收书籍，有少量品种因技术原因需要重新排版，版式有所调整，大多数品种则保留了原有版式。一套文库，千种书籍，庄谐雅俗有异，版式整齐划一未必合适。况且，版式设计也是书籍形态的审美对象之一，读者在摄取知识、欣赏作品的同时，还能看到各个出版机构不同时期版式设计的风格特色，也是留给读者们的一点乐趣。

“中国文库”由中国出版集团发起并组织实施。收选书目以中国出版集团所属出版机构出版的书籍为主要基础，逐步邀约其他出版机构参与，共襄盛举。书目由“中国文库”编辑委员会审定，中国出版集团与各有关出版机构按照集约化的原则集中出版经营。编辑委员会特别邀请了我国出版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、领导同志担任顾问，以确保我们的事业继往开来，高质量地进行下去。

“中国文库”，顾名思义，所收书籍应当是能够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。我们希望将所有可以代表中国出版业水平的精品尽收其中，但这需要全国出版业同行们的鼎力支持和编辑委员会自身的努力。这是中国出版人的一项共同事业。我们相信，只要我们志存高远且持之以恒，这项事业就一定能持续地进行下去，并将不断地发展壮大。

**“中国文库”编辑委员会**

# “中国文库”第一辑 编辑委员会

## 顾 问

(按姓名笔画为序)

于友先 石宗源 刘 杲 许力以 杜导正  
李从军 宋木文 陈 原 徐惟诚

主 任：杨牧之

副主任：聂震宁

## 委 员

(按姓名笔画为序)

田胜立 乔友农 刘玉山 刘国辉 杨德炎  
李 岩 李 峰 吴江江 吴希曾 汪季贤  
汪继祥 宋焕起 胡守文 郜宗远 黄书元  
敬 谱 焦国瑛

## “中国文库”第一辑编辑委员会办公室

主任：聂震宁

副主任：刘国辉 宋焕起

成员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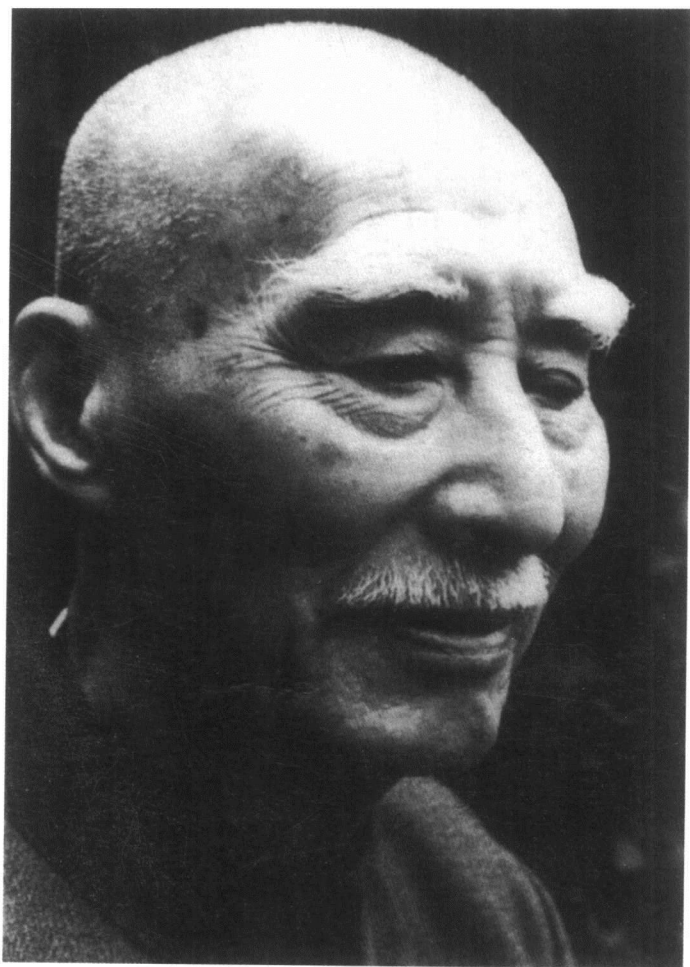
陈有和 管士光 于殿利 李岩 刘晓东

程大利 潘振平 孙延凤 李师东 李济平

陈鹏鸣 马国华 胡建斌 潘平 杨静

孙牧 乔先彪 贾立钢





作者像

吴淞江上，天色完全黑了。浓云重叠，两岸田亩及疏落的村屋都消融在黑暗里。近岸随处有高高挺立的银杏树，西南风一阵阵卷过来涌过来，把落尽了叶子的杈桠的树枝吹动，望去像深黑的鬼影，披散着蓬乱的头发。

江面只有一条低篷的船，向南行驶。正是逆风，船唇响着汨汨的水声。后艄两支橹，年轻的农家夫妇两个摇右边的一支，四十左右的一个驼背摇左边的。天气很冷，他们摇橹的手都有棉手笼裹着。大家侧转些头，眼光从篷顶直望黑暗的前程；手里的橹不像风平浪静时那样轻松，每一回扳动都得用一个肩头往前一搨，一条腿往下一顿，借以助势；急风吹来，紧紧裹着头面，又从衣领往里钻，周遍地贴着前胸后背。他们一声不响，鼻管里粗暴地透着气。

舱里小桌子上点着一支红烛，风从前头板门缝里钻进来，火焰时时像将落的花瓣一样簌下来，因此烛身积了好些烛泪。红烛的黄光照见舱里的一切。靠后壁平铺的板上叠着被褥，一个二十五六的人躺在上面。他虽然生长在水乡，却似乎害着先天的晕船病，只要踏上船头，船身晃几晃，便觉胃里作泛，头也晕起来。这一回又碰到逆风，下午一点钟上船时便横下来，直到现在，还不曾坐起过。躺着，自然不觉得什么；近视眼悠闲地略微闭上，一支卷烟斜插在嘴角里，一缕青烟从点着的那一头徐徐袅起，可见他并不在那里吸。他的两颊有点瘦削，冻得发红，端正

的鼻子，不浓不淡的眉毛，中间加上一副椭圆金丝边眼镜，就颇有青年绅士的风度。

在板床前面，一条胳膊靠着小桌子坐的，是一个更为年轻的青年。他清湛的眼睛凝视着烛焰，正在想自己的前途。但是与其说想，还不如说朦胧地感觉来得适切。他感觉烦闷的生活完全过去了，眼前闷坐在小舱里，行那逆风的水程，就是完篇的结笔。等候在前头的，是志同道合的伴侣，是称心满意的事业，是理想与事实的一致；这些全是必然的，犹如今夜虽然是风狂云阴的天气，但不是明天，便是后天或大后天，总有个笑颜似的可爱的朝晨。

初次经过的道路往往觉得特别长，更兼身体一颠一荡地延续了半天的时光，这坐着的青年不免感到一阵烦躁，移过眼光望着那躺着的同伴问道：“快到了吧？”虽然烦躁，他的神态依然非常温和，率真；浓浓的两道眉毛稍稍蹙紧，这是他惯于多想的表证；饱满的前额承着烛光发亮，散乱而不觉得粗野的头发分披在上面。

“你心焦了，焕之，”那躺着的用两个指头夹着嘴里的卷烟，眼睛慢慢地张开来。“真不巧，你第一趟走这条路就是逆风。要是顺风的话，张起满帆来一吹，四点钟就吹到了。现在……”他说到这里，略微仰起身子，旋转头来，闭着一只眼，一只眼从舱板缝里往外张，想辨认那熟识的沿途的标记。但是除了沿岸几株深黑的树影外，只有一片昏暗。他便敲着与后艄相隔的板门问道：“阿土，陶村过了么？”

“刚刚过呢，”后艄那青年农人回答，从声音里可以辨出他与猛烈的西南风奋斗的那种忍耐力。

“唔，陶村过了，还有六里路；至多点半钟可以到了。”那躺着的说着，身子重又躺平；看看手里的卷烟所剩不多，随手灭掉，拉

起被头的一角来盖自己的两腿。

“再要点半钟，”焕之望同伴的左腕，“现在六点半了吧？到学校要八点了。”

那躺着的举起左腕来端相，又凑到耳边听了听，说道：“现在六点半过七分。”

“那末，到学校的时候，恐怕蒋先生已经回去了。”

“我想不会的。他知道今天逆风，一定在校里等着你。他想想你得急切呢。今天我去接你，也是他催得紧的缘故。不然，等明后天息了风去不好么？”

焕之有点激动，讷讷地说：“树伯，我只怕将来会使他失望。不过我愿意尽心竭力服务，为他的好意，也为自己的兴趣。”

“你们两个颇有点相像，”树伯斜睨着焕之说。

“什么？你说的是……”

“我说你们两个都喜欢理想，这一点颇相像。”

“这由于干的都是教育事业的缘故。譬如木匠，做一张桌子，做一把椅子，用不着理想；或者是泥水匠，他砌墙头只要把一块一块砖头叠上去就是，也用不着理想。教育事业是培养‘人’的，——‘人’应该培养成什么样子？‘人’应该怎样培养？——这非有理想不可。”焕之清朗地说着，仿佛连带代表了蒋先生向一般人宣告。他平时遇见些太不喜欢理想的人，听到他的自以为不很理想的议论，就说他“天马行空”，“远于事实”，往往使他感到了冤屈似的不快。现在树伯提起理想的话，虽没有鄙夷他的意思，他不禁也说了以上的辩解的话。

“老蒋大约也是这样意思。”树伯闭了闭眼，继续说：“所以我曾经告诉你，他做好一篇对于教育的意见的文章，那篇文章就是他的理想。”

“你记得他那篇文章怎样说么？”焕之的眼里透出热望的光。

“他开头辨别什么是‘性’，什么是‘习’，又讲儿童对于教育的容受与排斥，又讲美育体育的真意义，——啊！记不清楚，二十多张稿纸呢。反正他要请各位教员看，尤其巴望先与你商酌，等会儿一登岸，他一定立刻拿出他那份一刻不离身的稿纸来。”

“有这样热心的人！”焕之感服地说。便悬拟蒋先生的容貌，举止，性格，癖好，一时又陷入沉思；似乎把捉到一些儿，但立即觉得完全茫然。然而无论如何，点半钟之后，就要会见这悬拟的人的实体；这样想时，不免欣慰而且兴奋。

风似乎更大了，船头汨汨的水声带着呜咽的调子；烛焰尽往下蹿，烛泪直淌，堆在锡烛台的底盘里；船身摇荡也更为厉害，这见得后艄的三个人在那里格外用力。

树伯把两腿蜷起一点，又把盖着的被头角掀了一掀，耸耸肩说：“事情往往不能预料。早先你当了小学教员，不是常常写信给我，说这是人间唯一乏味事，能早日脱离为幸么？”

“唔，是的，”焕之安顿了心头的欣慰与兴奋，郑重地答应。

“到现在，相隔不过一二年，你却说教育事业最有意义，情愿终身以之了。”

“记得给你写过信。”焕之现出得意的笑容，“后来我遇到一个同事，他那种忘了自己，忘了一切，只知为儿童服务，只知往儿童的世界里钻的精神，啊！我说不来，我惟有佩服，惟有羡慕。”

“他便把你厌恶教育事业的心思改变过来了？”

“当然改变过来了。不论什么事情，当机的触发都不必特别重大；譬如我喜欢看看哲学书，只因为当初曾经用三个铜子从地摊上买了一本《希腊三大哲学家》；又如我向往社会主义，只因为五年前报纸上登载过一篇讲英国社会党和工党的文章，而那篇文章刚刚让我看见了。我那同事给我的就是个触发。我想，我何必从别的地方去找充实的满意的生活呢？我那同事就觉得自

己的生活很充实，很满意，而我正同他一样，当着教员，难道我不能得到他所得到的感受么？能，能，能，我十二分地肯定。观念一变，什么都变了；身边的学生不再是龌龊可厌的孩子；四角方方的教室不再是生趣索然的牢狱。前天离开那些孩子，想到以后不再同他们作伴了，心里着实有点难受。”焕之说到这里，眼皮阖拢来，追寻那保存在记忆里的甘味。

“那是一样的，”树伯微笑说。“那边当教员，这边也当教员；那边有学生，这边也有学生；说不定这边的学生更可爱呢。”

“我也这样想。”焕之把身子坐直，全神贯注地望着前方，似乎透过了中舱头舱的板门，透过了前途浓厚的黑暗，已望见了正去就事的校里的好些学生。

“像蒋先生那样，也是不可多得的，”焕之从未来的学生身上想到他们的幸福，因为他们有个对于教育特别感兴趣喜欢研究的校长蒋先生，于是这样感叹说。他共过事的校长有三个，认识的校长少说点也有一二十个，哪里有像蒋先生那样对于教育感兴趣的呢？研究自然更说不上。他们无非为吃饭，看教职同厘卡司员的位置一模一样。他也相信任教职为的换饭吃，但是除了吃饭还该有点别的；要是单为吃饭，就该老实去谋充厘卡司员，不该任学校教师。现在听说那蒋先生，似乎与其他校长大不相同，虽还不曾见面，早引为难得的同志了。

“他没有事做，”树伯说得很淡然，“田，有账房管着；店，有当手管着；外面去跑跑，嫌跋涉；闷坐在家里，等着成胃病；倒不如当个校长，出点主意，拿小孩弄着玩。”

焕之看了树伯一眼；他对于“弄着玩”三个字颇觉不满，想树伯家居四五年，不干什么，竟养成玩世不恭的态度了。当年与树伯同学时，有所见就直说出来，这习惯依然存在，便说：“你怎么说玩？教育事业是玩么？”

“哈哈，你这样认真！”树伯狡笑着说。“字眼不同罢了。你们说研究，说服务，我说玩，实际上还不是一个样？——老蒋如果处在我的地位，他决不当什么校长了。你想，我家里琐琐碎屑的事都要管，几亩田的租也得磨细了心去收，还有闲空工夫干别的事情么？”

树伯说到末了一句时，焕之觉得他突然成了中年人了，老练，精明，世俗，完全在眉宇之间刻划出来。

“老蒋他还有一点儿私心……”树伯又低声说。

“什么？”焕之惊异地问。

“他有两个儿子，他要把他们教得非常之好。别人办的学校不中他的意；自己当了校长，一切都可以如意安排，两个儿子就便宜了。”

“这算不得私心，”焕之这才松了一口气说。“便宜了自己的儿子，同时也便宜了人家的儿子。从实际说，不论哪一种公益事业里边都含着这样的私心；不过私了自己，同时也私了别人，就不是私心而是公益了。”

“我也不是说老蒋坏，”树伯辩解说。“我不过告诉你事实，他的确这样存心。——蜡烛又快完了，你再换一支吧。”

焕之便从桌子抽斗里取出一支红烛，点上，插上烛台，把取下的残烛吹熄了。刺鼻的油气立刻弥漫在小舱里。新点的蜡烛火焰不大，两人相对，彼此的面目都有点朦胧。

“嘘，碰到逆风！”树伯自语；把脖子缩紧一点，从衣袋里摸出一个卷烟盒来……

换上的红烛点到三分之二时，船唇的水声不再汨汨地呜咽，而像小溪流一样活活地潺潺地发响了。风改从左面板窗缝里吹进来，烛焰便尽向焕之点头。

树伯半睡半醒地迷糊了一阵，忽然感觉水声与前不同，坐起

来敲着板门问阿土道：“进了港么？”

“进了一会了，学堂里楼上的灯光也望得见了，”阿土的声音比刚才轻松悠闲得多。

“我上船头去望望！”焕之抱着异常兴奋的心情，把前面板门推开，两步就站在船头。一阵猛风像一只巨大无比的手掌，把他的头面身体重重地压抑，呼吸都窒塞了。寒冷突然侵袭，使他紧咬着牙齿。

一阵风过去了，他开始嗅到清新而近乎芳香的乡野的空气，胸中非常舒爽。犬声散在远处，若沉若起，彼此相应。两岸都靠近船身，沿岸枯树的黑影，摇摇地往后退去。前面二三十丈远的地方，排列着浓黑的房屋的剪影。中间高起一座楼，楼窗里亮着可爱的灯光。灯光倒映河心，现出一条活动屈曲的明亮的波痕。

“啊！到了，新生活从此开幕了！”焕之这样想着，凝望楼头的光。一会儿，那光似乎扩大开来，挡住他的全视野，无边的黑暗消失了，他全身浴在明亮可爱的光里……

## 二

倪焕之的父亲是钱庄里的伙友，后来升了当手。性情忠厚方正，与他的职业实在不大相应。他的妻是个柔顺的女子；但是有点神经质，操作家务之余，常常蹙着眉头无端地发愁。他们的生活当然并不优裕，可是男俭女勤，也不至于怎样竭蹶。

焕之出生时，他父亲已经四十多了，母亲还不到三十。他父亲想，像自己这样做到当手，还只是个勉强敷衍过去；儿子总要让他发达，习商当然是不对的。那时还行着科举，出身寒素，不多时便飞黄腾达的，城里就有好几个。他的儿子不是也有这巴



望么？到焕之四五岁时，他就把焕之交给一个笔下很好、颇有声望的塾师去启蒙，因为他不是预备叫焕之识几个字，记记账目就算了事的。

焕之十岁时开笔作文，常常得塾师的奖赞。父亲看着文稿上浓朱的夹圈，笑意逗留在嘴角边，捻着短髭摇头说先生奖励他太厉害了；这自然是欢喜的意思。不上两年，作经义作策论居然能到三百字以上。这时候，科举却废止了，使父亲颇为失望。幸而有学堂，听说与科举异途而同归，便叫焕之去考中学堂。考上了。

学堂生活真像进了另一个又新鲜又广阔的世界。排着队伍练体操，提高喉咙唱风雅或秾丽的歌，看动物植物的解剖，从英文读本里得知闻所未闻的故事，从国文课里读到经义策论以外的古人的诗篇；在焕之都觉得十二分醉心。他又与同学吟诗，刻图章，访问旧书摊；又瞒着父母和教师，打牌，喝酒，骑马。他不想自己的前途和父母的期望，只觉得眼前的生活挺适意。

当三年级生的那一年，有一天，他父亲忽然向他说出他意所不料的话来。父亲说，在中学堂毕业还得两年多；毕了业不升上去，没有什么大巴望；升上去呢，哪有这样的力量来栽培？不如就此休止吧。

父亲这样说，并不是他不希望焕之发达起来，是因为他发见了比学堂更好的捷径，那捷径便是电报局。是终身职，照章程薪水逐渐有增加，而且一开始就比钱庄当手的薪俸大，如果被派到远地去，又有特别增加；这不是又优越又稳固的职业么？

父亲说了一番不必再读下去的理由以后，就落到本题，要焕之去考电报生；并且说，中学堂三年级生的程度去应考，是绰乎有富裕的了。

焕之心里有点生气，劈口就回说电报这一行没有什么干头。